

群体心理、情感与认知图景

——毕飞宇《推拿》的认知叙述学解读

王长才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1756)

摘要:“群体心理”是英国认知叙述学家艾伦·帕尔默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研究小说人物的传统方法多关注个人视角,而忽略群体视角,因此大力提倡“群体心理”。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聚焦于盲人这一群体,以全知视角分别进入不同人物的内心,塑造了多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内心呈现,大多是以健全人为参照的盲人群体的心理习惯为背景,个人心理成为盲人群体心理的体现。写到盲人的心理侧面时,也会以其他的群体心理作为参照。《推拿》塑造的盲人群像并非千人一面,又由不同的境况和不同性格体现了盲人的不同类型,呈现了较为全面的盲人的谱系。盲人间的情感纠葛与特定群体心理有关,也与生理缺陷及认知错位有关。

关键词:群体心理;认知;毕飞宇《推拿》

作者简介:王长才(1975-)男,河北南皮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叙述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1)05-0075-08 **收稿日期:**2021-04-20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1.05.011

后经典叙述学的重要分支“认知叙述学”(cognitive narratology)萌芽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90年代中后期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它借鉴了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从读者认知的角度入手,关注叙述与心理的关系以及叙述理解的认知过程,开拓了叙述研究的新维度和新领域,产生了诸多研究路向,显示出认知叙述学发展的复杂与活力。其中英国独立学者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及其提出的“群体心理”(Social Mind)在西方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以“群体心理”这一概念作为参照,重新解读毕飞宇名作《推拿》,以期有所启示。

一、艾伦·帕尔默和“群体心理”

艾伦·帕尔默于1969-1972年在伯明翰大学获得英语和哲学学士学位,随后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完成了两年的教师培训课程,但最后没当老师,而成了一名官员(bureaucrat)。随后20余年远离学术界,也没有从事任何研究。1995年他打算研究小说中的意识呈现,将他以前对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1996年他到东伦敦大学的文学研究系读博士,1999年他以论文《叙述虚构中的心理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ind in Narrative Fiction*)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他将博士论文的概要向国际叙述研究学会的会刊《叙述》(*Narrative*)投稿,得到审稿人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的肯定,于2002年发表。戴维·赫尔曼随后邀请他为其主编的论文集《叙述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3年)撰写了其中一章,并邀请他为其主编的“叙述前沿”(Frontier of Narrative)丛书提供书稿。这就是艾伦·帕尔默2004年出版的专著《虚构心理》(*Fictional mind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年)。该书曾获得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独立学者奖(the MLA Prize for Independent Scholars)和国际叙述研究学会的珀金斯奖(The Barbara Perkins and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自然叙述学研究”(项目编号:16BZW013)

George Perkins Prize)。

“群体心理”概念由艾伦·帕尔默在《虚构心理》一书中简单提及,在后来出版的专著《小说中的群体心理》(*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年)里进行了集中阐释,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文体》(*Style*)主编约翰·V·奈普(John V. Knapp)安排了“群体心理”讨论专辑,邀请艾伦·帕尔默撰写一篇“目标论文”(Target Essay),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由《文体》杂志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学者对艾伦·帕尔默的文章给予简短回应,并由艾伦·帕尔默再撰文回应。这些论文集中发表于2011年第2期(2011年第4期又发表一篇遗漏的文章以及艾伦·帕尔默的回应)。参与者大多是重量级的学者,包括国内学界较为熟悉的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戴维·赫尔曼、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等,他们在理论层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讨论。《叙述》杂志2015年5月号是由马克西米利安·奥尔德斯(Maximilian Alders)和伊娃·冯·康岑(Eva von Contzen)主持的“事实性和虚构性叙述中的群体心理”(Social Minds in Factual and Fictional Narration)专辑。这一专辑讨论了关于集体经验叙述的其他方面,及历史上集体经验的叙述再现的范围,可以说是前一专辑的补充。参与者也包括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扬·阿尔贝(Jan Alber)等著名学者。在被问及“你认为自己对叙述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艾伦·帕尔默将“群体心理”置于首位^①。

艾伦·帕尔默的“群体心理”概念是基于人文领域的认知转向的大背景,或文学的认知研究而提出的。他将研究心理的视角大致分为两类: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这两种视角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的两面(an either/or dichotomy),而是组成一种连续体,其区别如下:

——研究心理的内在视角强调那些内在的、反省的、私密的、孤独的、个人的、心理的、神秘的、和超脱的方面。

——研究心理的外在视角强调那些外部的、积极的、公共的、社会的、行动的、明显的、表现出来的、约定的方面。^②

在艾伦·帕尔默看来,研究叙述中人物意识的传统方式是基于上述“内在视角”,聚焦于人物的内在的、个人的内心。叙述采用特定的话语策略使读者得以了解人物私密的内心活动,叙述学家的任务就是对此话语形式进行描述与分析。

而实际上,在读者去理解人物心理时都要基于“持续-意识框架”(continuing-consciousness frame)^③,也就是说,内在视角是与外在视角分不开的。因此,他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对叙述中的人物心理的研究是不完备的,要补充外在的视角,也就是关注“外部的、积极的、公共的、社会的、行动的、明显的、表现出来的”心理,也就是“联合、群组的、共享的或集体的”思想,即“群体心理”。也就是说,他要扭转传统理论中仅关注“内在思想”(intramental thought)的倾向,更强调被忽视的“交互思想”(intermental thought):

群体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交互思想(Intermental thought)的能力。这种思考是联合、群组的、共享的或集体的,相对于内在思想(intramental thought),或者个人或私密思想。它也被认为是社会性分布的、情境的(situated)或扩展的认知,也被认为是交互主体性。交互思想是小说叙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的想法是在小组中完成的,在小说中发生的很多心理机能是由大机构、小团体、同事、朋友、家庭、情侣以及其他交互单位实现的。^④

① Peer F. Bundgaard, et al. *Narrative Theories and Poetics: 5 Questions*: Automatic Press / VIP, 2012, pp.154-155.

② Alan Palmer. "Social Minds in Fiction and Criticism." *Style*, 45: 2, (2011): 196-240, p. 211.

③ Alan Palmer. *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0

④ Alan Palmer. *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 2010, p.41.

艾伦·帕尔默还列出一个对照二者差异的表格:

内在视角	外在视角
私密心理	群体心理
内在思想	交互思想
私人身份	境遇身份
第一人称的归属	第三人称的归属
自我主体性	他者主体性
聚焦	体貌
反思	心理理论
意识流	持续意识
内心独白	巴赫金式对话性

艾伦·帕尔默的内在视角、外在视角对照表^①

在艾伦·帕尔默看来,群体心理并不是边缘性的存在,它对于我们理解虚构的故事世界处于中心地位,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他还建立了“群体心理”的类型学,按照交互活动的程度、持续时间和成功率从小到大进行了分类:

交互相遇(intermental encounters) - 微小交互单元(夫妻和核心家庭) [small intermental units (pairs and nuclear families)] - 中型交互单元(medium-size intermental units) - 大型交互单元(large intermental units) - 交互心理(intermental minds)^②

这一概念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尽管有个别学者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如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有一些学者有保留意见,也有相当多的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詹姆斯·费伦称赞他的工作“具有开创性”(ground-breaking)^③,并借用此概念来分析作品^④。玛丽-劳尔·瑞恩称“毫不夸张地说,艾伦·帕尔默的工作已经将虚构心理的研究置于一-条新轨道上。”^⑤

本文无意过多讨论围绕这一概念的争议,而是借助这一概念的启发重读毕飞宇名作《推拿》。

二、健全人和其他群体参照下盲人的“群体心理”

认知叙述学从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借用方法和概念进行文学研究,因而,通常会将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意识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心理意识。因此,“群体心理”这一概念在讨论反映现实、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的写实性作品时,更为有效。而毕飞宇的《推拿》就是一部典型的写实小说。

《推拿》采用了全知视角,以一个盲人推拿中心为核心场所,聚合起了以推拿为业的盲人们的故事,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盲人形象。除了“引言 定义”和“尾声 夜宴”首尾两章外,小说共 21 章,全部以人物为章节名,出现在章节标题上的共有 10 位人物。每一章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故事。《推拿》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线索,而是以人物为中心,以王大夫和恋人小孔来到推拿中心为起点,随之讲述推拿中心各位盲人的故事。小说呈现的都是日常场景,没有特别的传奇和曲折,其中以王大夫和小孔、小孔和小马、金嫣和泰来、小马和小蛮、沙复明和都红的情感纠葛为重点,其间还穿插了王大夫替不争气的弟弟还债、前台两位服务员争高下及由此引发的两位老板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都红受伤、大家募捐,都红不愿被人同情而离去等故事。结尾则是失去了都红的老板倍受打击,引起长年累积的胃病发作,大出血去医院抢救。

① Alan Palmer. *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 p.40.

② Alan Palmer. *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 pp.46-48.

③ James Phelan. "Toward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 on Social Minds." *Style*, 45: 2, (2011): p.319.

④ James Phelan. "Rhetorical Theory, Cognitive Theory, and Morrisons 'Recitatif': From Parallel Play to Productive Collaboration." in Lisa Zunsh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20-135.

⑤ Marie-Laure Ryan. "Kinds of Minds: On Alan Palmer's 'Social Minds'." *Style*, 45: 4, (2011): p. 654.

面对盲人这一特殊群体,全知叙述者没有带着健全人通常会有的某种优越感去俯视、同情残疾人,而是谦卑克制的,对盲人有充分的尊重与理解。他呈现的不是想当然的、模式化、符号化的盲人,而是有血有肉的盲人。小说大量采用了自由间接引语,鲜活地呈现出盲人的体悟与感慨。如果用群体心理的概念来审视,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心理描写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将个人心理与群体心理的紧密结合,写某个盲人在具体情境下的心理,大多以某个群体尤其是盲人群体的通常心理作为参照,也就是说,作者不仅仅是讲某个盲人的故事,更多地是以个体的命运、经历及感受,折射出盲人这一群体的特定心理。由此,这部小说塑造出了一系列盲人的典型形象。

对于盲人来说,世界自然分成了两个,一个是有眼睛的人,或者健全人的世界,一个是他们自己的世界。盲人会时时刻刻意识到健全人、明眼人的存在,并且将他们视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动物。每个盲人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心理活动以及随后选择的行动,大都与这种盲人群体的集体经验有关。这种盲人的身份不仅仅是外在的社会身份,也是深入骨髓的内在心理身份,盲人的心理时刻处于与健全人的交互作用中,几乎无法摆脱健全人而独立存在。

比如小说写到沙复明和张宗琪两位盲人老板处理推拿中心事务的态度,先是从盲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谈起:盲人面对健全人骨子里是没有自信的,本能地会放弃自己,而用健全人的判断取代自己的判断,但是他们又不免疑惑。“没有一个独立的、区别于健全人世界的盲人世界”,盲人永远会面对健全人的目光,因此,他们就采用了“一半将信,一半将疑”的“科学的态度”。^①王大夫要面对讨债者时心里打鼓,其原因是要面对健全人,因为盲人在明处,健全人藏在暗处,他们是“有眼睛的动物,是无所不知的动物,具有神灵的意味”,此次不得不面对通常要“敬鬼神而远之”的健全人。^②盲人即使“自食其力”、走向社会了,也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是黑户。像生活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只在健全人需要时显现,而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又回到了虚拟空间。“总之,盲人既在,又不在”。^③

即便没与健全人相对照,盲人在特殊情境下的反应也暗含着盲人群体的特性:比如,沙复明的颈椎痛和胃痛已经很久了,但因为盲人有着雄浑的自尊心,骨子里瞧不起和要饭一样下贱的倾诉,因此一句话都不说。^④比如,写都红第一次应聘推拿师被拒绝的心情,是从对盲人而言天底下最困难的事——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说起,在此时,所有的担心、焦虑、胆怯、自卑都会放大,从而陷入“和看不见的世界一样广袤”的怕中。^⑤写徐泰来面对主动追求他的金嫣,傻在那里,也同样以盲人说到底多多少少有点迷信为参照,“他们相信命。命都是看不见的,盲人也看不见,所以,盲人离命运的距离就格外地近”^⑥。盲人在手术室外等待,没有人去问结果。因为“盲人在任何时候都坚信,只有别人带来的才是好消息,别人的消息时常令他们喜出望外”^⑦。

在写到盲人的心理侧面时,也会以其他的群体心理作为参照。比如写盲人不愿出头、侥幸心理重,这是中国人通常的毛病在盲人身上的进一步放大,以致成了一个黄金原则:凭什么是我?^⑧比如写小孔和金嫣有过节之后和好的亲密关系,是以女人的群体心理作为解释的“女人就这样,不能有过节,一旦有了过节,再好起来,没边了。”^⑨而她们俩都是恋爱中的女人,而恋爱中的女人这个群体对自己的腹部都不满意,觉得太胖。^⑩而在涉及隐私话题后,关系就更密切了,因为“在女人的嘴里‘那个什么’永远是重

① 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② 毕飞宇《推拿》,第236页。

③ 毕飞宇《推拿》,第283页。

④ 毕飞宇《推拿》,第36页。

⑤ 毕飞宇《推拿》,第69页。

⑥ 毕飞宇《推拿》,第111页。

⑦ 毕飞宇《推拿》,第323页。

⑧ 毕飞宇《推拿》,第288页。

⑨ 毕飞宇《推拿》,第222页。

⑩ 毕飞宇《推拿》,第225页。

要的,两个女人的言谈一旦涉及了‘那个什么’,她们的关系就会质变,一下子抵达肝胆相照的境地”^①。写金嫣没有与男友商量自己憧憬着的盛大婚礼,也是因为她具有强势的人通常的共同特征,会一厢情愿地认定自己的主张就是他人的意见。^②写小马说走就走,“闷不吭声的人一旦酷起来往往更酷,小马就是这样”^③。写季婷婷突然宣布要结婚了,也是作为豪迈的女人这个群体的一员“豪迈的女人往往就是这样,所有的人都以为她们懂得恋爱,她们就是不懂。她们不会爱。她们的恋爱与婚姻往往又突如其来。”^④这些盲人心理不仅是作为个体存在,更因为属于某个群体心理而具有代表性。

即使写到人物的反常举动,也同样是以通常盲人的群体心理作为参照。比如都红应聘最初因为手法没达到要求被拒,她要求给自己一段实习期。这令老板沙复明震惊“盲人的自尊心是骇人的,在遭到拒绝之后,盲人最通常的反应是保全自己的尊严,做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派头。”^⑤但都红却不。她的勇气令沙复明刮目相看,也为后来都红受伤后不愿受人怜悯而离开做好了性格铺垫。

三、盲人群像《推拿》中不同类型的“群体心理”

如果说健全人和盲人的心理是大的群体心理,那么在《推拿》中还随处可见微小的或中型的交互精神单元。作者所呈现的小说人物都是盲人,却并非千人一面,又由不同的境况和不同性格体现了盲人的不同类型。或者说,《推拿》呈现了一种较为全面的盲人的谱系:有的是全盲(王大夫、小孔、沙复明、都红、张宗琪等),有的有微弱的视力(金嫣、季婷婷);有的天生失明(王大夫、沙复明、泰来、张宗琪、都红等),有的因为后天原因导致失明(金嫣、小马、张一光等)。而同样是后天盲,又有因为车祸、矿难等灾祸突然失去视力的(小马、张一光),也有因病慢慢丧失视力的(因为黄斑病变的金嫣)。而同样遭遇飞来横祸,又有心态上的不同。比如9岁小马遭遇车祸复明无望之后,试图自杀。而张一光则在最初的恐惧之后更多地是庆幸。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是一类人的群体心理。作家细致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盲人心理。比如,盲人大多都沉默,但是后天盲人与先天盲人的沉默是不同的。先天盲人的沉默与生俱来,而后天盲人要经历两个世界,而两个世界的连接处就是炼狱,必须经历内心的大混乱、大崩溃,必须杀死自己才可能重塑自我,而重塑的自我,不是以前的自己,因此盲人并不爱自己,因此才沉默。这种沉默是“矫枉过正的”“并使矫枉过正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现在的“我”是上帝,过去的“我”是魔鬼。在两个“我”之间,后天的盲人极不稳定,易怒,要时刻克制自己的易怒。^⑥因为有了对后天盲人群体心理的把握,我们才得以理解为何小马把时间作为他的玩具,在心中进行种种组合的游戏,在沉默里获得平静和乐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孔的出现使情窦初开的小马浮想联翩,小马的形象才得以确立。而张一光则是另一类后天盲人。他因为矿难失去了视力,他认为自己捡回了一条命是赚了,他的一切责任都已经结束了,他获得了自由。^⑦他的乐观中混合着一种特有的狡黠。这个35岁失去视力的人,他的心性和习惯都是健全人的,缺少真正的盲人所必备的忍耐,属于盲人中的“闯入者”^⑧。

除了这些以某个人物所代表的盲人类型,《推拿》中也存在着以集体面目出现的群体,表现为“推拿中心的人”“人们”“大伙儿”“同事们”等,体现出了共有的“中型交互单元”。比如,金嫣高调地主动追求泰来,“推拿中心的人”对两人关系并没有做好精神准备,觉得两人“不般配”。而金嫣特意要等泰来一起吃饭,“大伙儿”很快静默下来了,并对为什么金嫣看上泰来而不解,觉得可能搞错了。^⑨而两人吃

① 毕飞宇《推拿》第227页。

② 毕飞宇《推拿》第228页。

③ 毕飞宇《推拿》第271页。

④ 毕飞宇《推拿》第273-274页。

⑤ 毕飞宇《推拿》第72页。

⑥ 毕飞宇《推拿》第44-46页。

⑦ 毕飞宇《推拿》第215页。

⑧ 毕飞宇《推拿》第218页。

⑨ 毕飞宇《推拿》第145-146页。

饭呈现出恋人才有的亲昵,让“休息区里的人们”反倒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了,“大伙儿只能保持沉默,心底里却复杂了。徐泰来算什么?算什么?刚刚来了一个美女,偏偏就看上他了。泰来还爱理不理的,谁信呢”。^①在此,小说借用了自由间接引语直接呈现以集体面目出现的群体心理。

都红出院回到推拿中心也是呈现群体心理的典型场景。此时小说并没有特别写到个人,而是将个人汇聚到群体之中,并通过行动和言语表达出对都红回来的高兴气氛。“大伙儿蜂拥过来,……人们拥挤在休息区里,噼里啪啦地给都红鼓掌。掌声很热烈,很混乱,夹杂着七嘴八舌的声音。”大家为她举行欢迎仪式,经过了一系列变故,“大伙儿始终有一种压迫感,人人自危了。现在好了,都红又安安稳稳地回来了。大伙儿的高兴就不只是高兴,有借题发挥的意思,直接就有了宣泄的一面。是言过其实的热烈”。^②金嫣将大家捐的钱递给都红之后,大家都在等待像小说、电影、电视上那样的动人场景。“所有的人都等在等。她们在等待最为激动人心的那一刻。她们不需要都红感激。她们不需要。但是,这究竟是一个温暖而又动人的场景,少不了激情与拥抱,少不了滚烫的、四处纷飞的泪。”^③而都红只非常平静、礼貌地表达了感谢。高潮出乎“大家”意料地没有出现,“人们”反而不知道事态该怎样往下发展,而有些手足无措了。在此,人物以集体的面目反复出现,体现出共有的心理反应。

四、群体心理、情感纠葛与认知

在《小说中的群体心理》中,艾伦·帕尔默用了三章篇幅,分别以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狄更斯的《小杜丽》以及奥斯汀的《劝导》为个案,对其中的“群体心理”进行了细致分析。其中第四章分析《小杜丽》中的各种小范围的群体心理,并从外在视角分析了思想、非言语交流、脸、表情等群体心理的体现,还详细地讨论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比如杜丽一家,克莱南和小杜丽,克莱南和克莱南夫人,克莱南和弗洛拉,克莱南夫人、弗特林温奇夫人和艾弗莉夫人,克莱南和高恩,小杜丽和派特等。另外,他还从哲学的行动、社会文化的行动、交互精神性行动、话语的行动等方面讨论了《小杜丽》中人物行动体现的人物心理,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精神的交互作用。以下借鉴艾伦·帕尔默的分析方式,着重对《推拿》中的情感纠葛进行讨论。

《推拿》中和爱情相关的情节是重中之重,主要有王大夫和小孔、金嫣和泰来、沙复明和都红、小马和小孔以及小马和小蛮的故事。其间这些盲人间的情感与特有的群体心理有关,也与盲人生理缺陷导致的特别的认知有关。

王大夫与小孔恋爱的开始是个典型的例子:千禧之夜,没生意的王大夫叹息一声到楼上推拿室,小孔听到了几分钟后也上了楼。两人先是各自笑。“看不见,可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笑”。随后是“轻浮与嬉戏的状态。却又严肃”。^④慢慢地,推拿房里的空气有了暗示性,身体有了微妙的却又是深刻的变化,两人的双手几乎是在同时抚摸到了对方的脸,还有眼睛。两个人突然哭了,然后笨拙地接吻。两人从一开始的心有灵犀,到矜持地彼此试探,再到情不自禁,再到有依有靠、相依为命的幸福感动,小说细致地呈现了一对盲人在相互激发与呼应中的微妙的心理变化。而这种有依有靠的感觉,他们对身体的“吻”更深的体会,则是与盲人的生理感知有关。“和嘴唇的接触比较起来,他们更在意、更喜爱身体的‘吻’,彼此都有了依靠——有依有靠的感觉真好啊。多么地安全,多么地放心,多么地踏实。相依为命了。”^⑤盲人平日缺少方向感,只有触感最为重要,也最根本,因此当身体粘在一起时,他们才会获得更大的感动。同样,他们爱情的最深刻表达是“安全”“放心”“踏实”与“相依为命”,对爱情的期待也和盲人的生活、命运密切相关,与盲人的生理状况和认知能力分不开。

① 毕飞宇《推拿》第146页。

② 毕飞宇《推拿》第300-301页。

③ 毕飞宇《推拿》第304页。

④ 毕飞宇《推拿》第9页。

⑤ 毕飞宇《推拿》第10页。

沙复明对都红的爱也值得分析。老板沙复明发现点名要都红推拿的人很多,随后他得知都红很“美”。而“美”是什么?这对身为盲人的他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他为此焦躁伤神,并因此爱上了都红:

但沙复明究竟悲哀。沙复明很快就意识到了,即使到了钟情的时刻,盲人们所依靠的依然是“别人”的判断。盲人和所有的人一样,到了恋爱的关头都十分在意一件事,那就是恋人的长相。但是,有一点又不一样了,盲人们不得不把“别人”的意见记在心上,做算术一样,一点一点地运算,最后得到的答案仿佛是私人的,骨子里,是公共的。盲人一辈子生活在“别人”的评头论足里,没有我,只有他,只有导演,只有导演们。就在“别人”的评头论足里,盲人拥有了盲人的一见钟情,盲人拥有了盲人的惊鸿一瞥或惊艳一绝。^①

这一段是沙复明个人的体会,也同样是具体情境上升到普遍的盲人心理。由于盲人看不见,连爱也要依靠别人的判断,骨子里也是公共的。沙老板对都红动了真心,甚至放弃了自己“一定要找明眼人”的爱情信仰。然而,在都红的认知中,沙老板和那些热衷讲荤段子的客人并无二致,是她不愿接受的“脏”“无聊”“粗鄙”的社会的一部分。她不敢得罪沙复明就装作无知。而沙复明认为都红只是懵懂,决定耐心地等她长大。都红拇指受伤后,沙复明因怜惜对都红更动情。但要强的都红更不愿接受沙老板的施舍、同情而悄然离去。沙复明从而遭受沉重打击。两人之间的纠葛、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明显与认知错位有关。

金嫣与泰来的爱,则是另一种认知错位。金嫣在视力彻底丧失之前,疯狂看书看碟片,为其中的爱情和婚礼深深着迷。她听到泰来失恋的故事,就爱上了这个从未谋面的人。于是她千里迢迢找到他并主动追求。老实本分的徐泰来开始不知所措,后来知道了对方心意,也没有做出金嫣满心期待的表白。金嫣最终质问他,得到的是泰来憋了半天说出的“我配不上你”。而这是金嫣没有意料到的表白,“她谦卑的心等来的却是一颗更加卑微的心”^②,于是幸福地放声大哭。金嫣的爱最初只是一种对爱情的想象,来自她看到的书和影碟,并投射到泰来身上,以满足她对生活的最大期盼。而泰来面对金嫣的追求则是忐忑不安,他出于自卑和怯懦的沉默,被金嫣误认为无情无义,而最后被逼着袒露心迹,才令金嫣消除了误解,陷入深深的感动和幸福。

小孔与小马的情感纠葛也起源于特殊情境之下的认知误会。小孔第一次到王大夫宿舍,被大家叫成了嫂子。面对别人的打趣,她本能地要离男朋友王大夫远一点,就离王大夫下铺的小马越来越近。她为了把王大夫从窘境中解脱出来,慌不择路地撞了小马一拳头。而正走神的小马只感到了嫂子身上的气味。他“诚心诚意的,甚至是诚惶诚恐”的一句“嫂子,我不坏”,在当时的情境下,被周围的人理解成一种“俏皮”或“挑逗”,小孔成功地将注意力引向了小马,有点“得意”“也许还有轻浮的快乐”,在盲人动手动脚的习惯作用下,夸张地掐小马的脖子。小马想起自己遭遇车祸前的母亲而感动地喊“嫂子”,并严肃地强调“你是嫂子”,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哄堂大笑。而随后小孔因为不能与王大夫亲热的郁闷,变成了人来疯,却又冲着小马去了,而这又让王大夫无比酸楚地以为小孔喜欢上了小马,小孔则生起了王大夫的气,而小马则对小孔产生了依恋和朦胧的爱。^③在这一系列和认知误会相关的心理活动中,人物形象进一步丰满,而人物关系也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小说结尾的高潮部分,一群盲人送胃病发作的沙复明到医院。王大夫惊悚地意识到,所有人对沙复明的病痛一无所知,每个人都像一个洞。孱弱的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拽住了身边的小孔,说要结婚要办像样的婚礼。而被王大夫拽过来的,却是金嫣,王大夫的话正是她渴望的,她也哭了,并将错就错地将王大夫当作是泰来在说话,并请大家作证。在这一幕中,盲人这一群体中个体的孤单与脆弱被凸现出来,引起在场者的强烈共鸣,结合各自的心事,构成这一催人泪下的情感书写的华章。

总之,《推拿》中几组盲人间的情感纠葛大多与盲人这一群体的认知缺陷有关,而彼此的认知错位引起的误会成为人物情感发展与情节走向的重要驱动力,丝丝入扣又动人心弦。

① 毕飞宇《推拿》,第119页。

② 毕飞宇《推拿》,第152页。

③ 毕飞宇《推拿》,第46-56页。

结 语

毕飞宇 43 岁时写了《推拿》。随着年龄和写作经验的的增长,他对小说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他特别在意小说家的感受能力,为此“他的心几乎是封闭的、绝缘的”。但是生活慢慢地改变了他,他开始留意家人,他开始关注“别人的感受”,对于一位小说家而言,“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①他经历过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重新迷恋上了古典主义。^②他认为,“理解力比想象力还要重要”^③。而这个“别人的感受”与艾伦·帕尔默所说的“交互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展示在世界中的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关系”中呈现人物的感受和判断以塑造人物,是毕飞宇写作的动机和归宿。而与此相关,则是他对世态人情的强调。他认为世态人情“是小说的底子,小说的呼吸”^④。“任何时候,小说只要离开了世态人情,必死无疑”^⑤。而他对世态人情以及理解力的推崇、对经验的看重、对古典主义的热爱,都可以和艾伦·帕尔默的群体心理关联起来考察。

《推拿》聚焦于盲人这一普通读者相对陌生的边缘群体,在小说中加进了很多解释性的论说,体现出作者对世态人情的把握与洞察,这些认识是与作者对群体心理的把握分不开的。小说以全知视角分别进入不同人物的内心,但并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是理解、尊重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细腻的个人心理的描写大都以健全人或某种群体心理为参照或背景,又基于不同的境况和不同性格呈现了较为全面的盲人类型和谱系。通过书写世态人情与群体心理,毕飞宇使《推拿》中的一个个人物成为盲人群体的代表,成为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典型形象,充分体现了古典现实主义的力量。

Social Minds ,Emotions and Cognitive Picture: A Cognitive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Bi Feiyu' s *Massage*

WANG Changcai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 Chengdu , Sichuan 611756 , China)

Abstract “Social minds” is a concept put forward by Allen Palmer , a British cognitive narrator. In his opinion ,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for novel character study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perspective , while ignoring social perspective , thus he advocates “social minds.” *Massage* focuses on blind people , and enters the heart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from an omniscient perspective , creating many characters with distinct personalities. The inner presentation of each character in his works is mostly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habits of blind people with healthy people as reference , and personal psychology become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ocial minds of blind people. When writing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 of blind people , he also refers to other group psychology. The group image of blind people created by *Massage* is not all of a piece , but reflects different types of blind peopl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 show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pedigree of blind people.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among blind people are related to specific social minds , as well as physiological defects and cognitive dislocation.

Key words: social minds; cognition; Bi Feiyu(毕飞宇); *Massage*(《推拿》/ *Tuina*)

[责任编辑 刘德兴]

① 毕飞宇《写满字的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② 毕飞宇《写满字的空间》,第71页。

③ 毕飞宇《写满字的空间》,第149页。

④ 毕飞宇《写满字的空间》,第184-185页。

⑤ 毕飞宇《写满字的空间》,第191页。